



文化名家

乡居闲情
有人花下喝茶，有人树下弹琴，有人亭内下棋，有人岸边垂钓。小到养花弄宠，大至谈音论乐，不过都是弄物养性，闲居修身罢了。

杨耀文 选编

修身

录(上)

京华出版社



文化名家

乡居闲情 有人花下喝茶，有人树下弹琴，有人亭内下棋，有人岸边垂钓。小到养花弄宠，大至谈音论乐，不过都是弄物养性，闲居修身罢了。

杨耀文 选编

修身

录(上)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居闲情:文化名家修身录/杨耀文选编. 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
2010.5

ISBN 978-7-80724-153-9

I. 乡... II. 杨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5547 号

文化名家修身录——乡居闲情(上)

编 著 ☐ 杨耀文选编

出版发行 ☐ 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印 刷 ☐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☐ 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☐ 180 千字

印 张 ☐ 10

出版日期 ☐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☐ ISBN 978-7-80724-153-9

定 价 ☐ 59.80 元(上、下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

前言

闲适惬意的生活总是让人向往的。如果能有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雅致，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或三五好友汇集一堂，畅谈一下工作的收获、生活的烦恼；或一人独坐垂钓，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。

对于这一点，文人们更是有着独到的体会。林语堂先生就说过：“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，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。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，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，把生活弄得平凡、刻板，而无聊。”散文家周国平就很看重闲适。他说：“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。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，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。”的确，生活是否闲适，并不在于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，关键看他是否有闲适的心情。如果他的心是闲适的，不论他是在海边还是闹市。他都可以创造出闲适的生活。如果心乱作一团。或一直被某种事务性的东西驱使着，任何林间的木屋或湖边的别墅，都不会使他闲适下来。

从广义上来说，闲适不仅是休养身体，更重要的还在于



文化名家修身录

名家雅谈

它能调整心理，养怡性情，使人在繁忙过后有机会对自己的思想、情绪来一次梳理。

闲适能产生思想的火花，闲适能培育高雅的情感。



目 录

喝 茶	鲁 迅(1)
喝 茶	周作人(3)
鸟 声	周作人(7)
金 鱼	周作人(10)
谈娱乐	周作人(14)
芭蕉花	郭沫若(19)
银 杏	郭沫若(23)
昆 曲	叶圣陶(27)
牵牛花	叶圣陶(31)
樱 花	茅 盾(34)
喝 茶	苏雪林(37)
茶	曹靖华(40)
看 花	朱自清(43)
猫	郑振铎(48)
白 鹅	丰子恺(53)
闲 居	丰子恺(59)
蝌 蚪	丰子恺(63)



文化名家修身录

名家雅谈

萤火虫·····	贾祖璋(71)
水仙花·····	钟敬文(76)
鸟的天堂·····	巴 金(79)
成都的春天·····	刘大杰(83)
山 水·····	李广田(86)
花 潮·····	李广田(91)
茶在英国·····	萧 乾(96)
泡 ·····	萧 乾(102)
兔 子 ·····	季羨林(105)
黄 鹂 ·····	孙 犁(112)
品茗与饮牛 ·····	冯亦代(116)
广玉兰赞 ·····	荒 煤(121)
枯轩蝴蝶 ·····	徐 迟(125)
说 竹 ·····	陈从周(127)
敝乡茶事甲天下 ·····	秦 牧(129)
香港的鸟 ·····	汪曾祺(135)
寻常茶话 ·····	汪曾祺(138)
葡萄月令 ·····	汪曾祺(144)
佳茗似佳人 ·····	何 为(150)



鲁 迅

喝 茶



感觉的细腻和锐敏，较之麻木，那当然算是进步的，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，如果不相干，甚而至于有碍，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，不久就要收梢。

某公司又在廉价了，去买了二两好茶叶，每两洋二角。开首泡了一壶，怕它冷得快，用棉袄包起来，却不料郑重其事地来喝的时候，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，颜色也很重浊。

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，喝好茶，是要用盖碗的，于是用盖碗。果然，泡了之后，色清而味甘，微香而小苦，确是好茶叶。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，当我正写着《吃教》



的中途，拉来一喝，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，像喝着粗茶一样了。

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“清福”。不过要享这“清福”，首先就须有工夫，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。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，我想，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，在喉干欲裂的时候，那么，即使给他龙井芽茶、珠兰窠片，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。所谓“秋思”，其实也是这样的，骚人墨客，会觉得什么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^①，风雨阴晴，都给他一种刺戟，一方面也就是一种“清福”，但在老农，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，就要割稻而已。

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，当然不属于粗人，这是上等人的牌号。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。我们有痛觉，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，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。假如没有，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，也将茫无知觉，直到血尽倒地，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。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，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，连衣服上的接缝、线结、布毛都要觉得，倘不穿“无缝天衣”，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，活不下去了。但假装锐敏的，自然不在此例。

感觉的细腻和锐敏，较之麻木，那当然算是进步的，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，如果不相干，甚而至于有碍，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，不久就要收梢。我们试将享清福、抱秋心的雅人，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，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。喝过茶，望着秋天，我于是想：不识好茶，没有秋思，倒也罢了。

① “悲哉秋之为气也”，语见楚国诗人宋玉《九辩》。



周作人

喝茶



感觉的细腻和锐敏，较之麻木，那当然算是进步的，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，如果不相干，甚而至于有碍，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，不久就要收梢。

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学讲“吃茶”，——并不是胡适之先生所说的“吃讲茶”，——我没有工夫去听，又可惜没有见到他精心结构的讲稿，但我推想他是在讲日本的“茶道”（英文译作 Teaism），而且一定说的很好。茶道的意思，用平凡的话来说，可以称作“忙里偷闲，苦中作乐”，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，在刹那间体会永久，是日本之“象征的文化”里的一种代表艺术。关于这一件事，徐先生一定



已有透彻巧妙的解说，不必再来多嘴，我现在所想说的，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观罢了。

喝茶以绿茶为正宗。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，何况又加糖——与牛奶。葛辛（George Gissing）的《草堂随笔》（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）确是很有趣味的书，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，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，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，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，则我殊不以为然。红茶带“土斯”未始不可吃，但这只是当饭，在肚饥时食之而已；我的所谓喝茶，却是在喝清茶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，意未必在止渴，自然更不在果腹了。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，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，冈仓觉三在《茶之书》（Book of Tea, 1919）里很巧妙的称之为“自然主义的茶”，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。中国人上茶馆去，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，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，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（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），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，失了本意，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，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，惟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，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，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。

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喝茶之后，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，无论为名为利，都无不可，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。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，我觉得不很适宜；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“茶食”。中国的茶食却变了“满汉馍馍”，其性质与“阿阿兜”相差无几，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。日本的点心虽是豆米的成品，但那优雅的形色，朴素的味道，很合于茶食的资格，如各色的



“羊羹”（据上田恭辅氏考据，说是出于中国唐时的羊肝饼），尤有特殊的风味。江南茶馆中有一种“干丝”。用豆腐干切成细丝，加姜丝酱油，重汤炖热，上浇麻油，出以供客，其利益为“堂倌”所独有。豆腐干中本有一种“茶干”，今变而为丝，亦颇与茶相宜。在南京时常食此品，据云有某寺方丈所制为最，虽也曾尝试，却已忘记，所记得者乃只是下关的江天阁而已。学生们的习惯，平常“干丝”既出，大抵不即食，等到麻油再加，开水重换之后，始行举箸，最为合适，因为一到即罄，次碗继至，不遑应酬，否则麻油三浇，旋即撤去，怒形于色，未免使客不欢而散，茶意都消了。

吾乡昌安门外有一处地方，名三脚桥（实在并无三脚，乃是三出，因以一桥而跨三叉的河上也），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，制茶干最有名。寻常的豆腐干方约寸半，厚三分，值钱二文，周德和的价值相同，小而且薄，几及一半，黝黑坚实，如紫檀片。我家距三脚桥有步行两小时的路程，故殊不易得，但能吃到油炸者而已。每天有人挑担设炉镬，沿街叫卖，其词曰，

“辣酱辣，

麻油炸，

红酱搽，

辣酱拓：

周德和格五番油炸豆腐干”。

其制法如上所述，以竹丝插其末端，每枚值三文。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，而甚柔软，大约系常品，惟经过这样烹调，虽然不是茶食之一，却也不失为一种好豆食——豆腐的确也是极好的佳妙的食品，可以有种种的变化，惟在西洋不会被领解，正如茶一般。



文化名家修身录

名家雅谈

日本用茶淘饭，名曰“茶渍”，以腌菜及“泽庵”（即福建的黄土萝卜，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，盖从中国传去）等为佐，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。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，惟其原因，非由穷困即为节省，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，此所以为可惜也。



周作人

鸟 声



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啾，以及槐树上每大早来的啄木的干笑，——这似乎都不能报春，麻雀的太琐碎了，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。

古人有言，“以鸟鸣春。”现在已过了春分，正是鸟声的时节了，但我觉得不大能够听到，虽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经近于乡村。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，不必说鸡鸣咿咿鸭鸣呷呷的家奴，便是熟番似的鸽子之类也算不得数，因为他们都是忘记了四时八节的了。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啾，以及槐树上每大早来的啄木的干笑，——这似乎都不能报春，麻雀的太琐碎了，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



枯的气味。

英国诗人那许（Nash）有一首诗，被录在所谓《名诗选》（Golden Treasury）的卷。他说，春天来了，百花开放，姑娘们跳着舞，天气温和，好鸟都歌唱起来。他列举四样鸟声：

Cuckco, Jug—Jug, pee—wee, to—witta—woo!

这九行的诗实在有趣，我却总不敢译，出为怕一则译不好，二则要译错。现在只抄出一行来，看那四样是什么鸟。第一种勃姑，书名鸭鸠，他是自呼其名的，可以无疑了。第二种是夜莺，就是那林间的“发痴的鸟”，古希腊女诗人称之为“春之使者，美音的夜莺”，他的名贵可想而知，只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我们乡间的黄莺也会“翻叫”，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，与它西方的表兄弟相同，但它要吃小鸟，而且又不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。第四种虽似异怪乃是猫头鹰。第三种则不大明了，有人说是蚊母鸟，或云是田鳧，但据斯密士的《鸟的生活与故事》第一章所说系小猫头鹰。倘若是真的，那么四种好鸟之中猫头鹰一家已占其二了。斯密士说这二者都是褐色猫头鹰，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，他的书中虽有图像，我也认不得这是鸱是鸢还是流离之子，不过总是猫头鹰之类罢了。几时曾听见他们的呼声，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，有的恍若连呼“掘洼”（dzhuehuo-ang），俗云不祥主有死丧。所以闻者多极懊恼，大约此风古已有之。查检观类道人的《小演雅》，所录古今寓言中不见有猫头鹰的话。然而仔细回想，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，比任何风声萧声鸟声更为有趣，如诗人谢勒（Shelley）所说。

现在，就北京来说，这几样鸣声都没有，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。老鸱，乡间称云乌老鸦，在北京是每天可以



听到的，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，而且是通年噪聒，不知道他是哪一季的鸟。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，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：唉唉，听那不讨人欢喜的乌老鸦叫也已够了，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，倾听他们的谈笑罢。

“啾晰，啾晰！”

“嘎嘎！”



周作人

金 鱼



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，这是极不愉快的事，正如驼背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，假如这是天然的，我们不能说是嫌恶，但总之至少不喜欢看总是确实的了。有谁会赏鉴驼背或大瘤呢？金鱼突出眼睛，便是这一类的现象。

——草木虫鱼之一

我觉得大下文章共有两种，一种是有题目的，一种是没有题目的。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，却没有一定的题目，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，再把全篇总结一下，将题目补上。这种文章里边似乎容易出些佳作，因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，虽然后写题目是一件难事，有时竟比写本文还要难些。但也